

訪圖書館記

鄭明姝

傅斯年圖書館

故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師大圖書館

臺大研究圖書館

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

政大總圖書館

一女中圖書館

道藩圖書館

王雲五圖書館

耕莘圖書館

美國新聞處圖書館

牯嶺街與光華商場舊書攤

黎明讀者俱樂部

大學時，雖然也寫過幾篇論文，也跑過圖書館，但總沒像這一年半來這麼地毯式的，這麼飢不擇食の有館必跑。所以會如此，一方面是因正着手收集古典小說資料，一方面又在整理近廿年短篇小說書目。兩者性質既不相同，所以對於像傅斯年圖書館那樣全然「古典」的地方不但要跑，而全然「新文藝」氣質的如道藩圖書館也要跑。

也因跑得多，跑得勤的關係，使我認識了各個圖書館的性質，圖書館居然也像人一樣，有不同的內涵，不同的個性。也因此，每個圖書館都有它的優點及缺憾。

中央研究院是我國首屈一指的公家研究機構，而藏書之富也勝過其他圖書館。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圖書館而言，撤退時大批從大陸搬運來的珍貴線裝書，是它最紮實的本錢，許多我們遍訪不着的書，都靜靜的躺在這裏。記得我是大二開始來「跑」的，當時已被它的藏書所震撼，至今，仍然覺得它的藏書足以睥睨羣雄。對於有關古籍資料的收集也很注意，像新出版的史學論文索引續編，至今就只有它及故宮圖書館買了。這本續編不像「前編」附有補助索引，

可以分類查出資料，我只好花三天時間，在那兒一頁頁的翻查。在那兒，古樸的書香伴以清幽的房舍，直入古人之域，是絕佳的讀書環境。可惜的是開架室太小，所以開架書極少。

就整個文學命脈來說，傅斯年圖書館還有一個缺憾，只能承先，不能啓後，抱殘守缺，不能增添新血。臺灣新出版的書及雜誌，都不能有系統的收集，使得這浩瀚的河流一下子斷了源，似乎難辭其咎。至於對舊資料的整理，雖然它也提出爲數不少的集刊，但也有許多寶貴的舊籍，據說自從由大陸搬來後，一直仍一箱箱的捆着沒打開過，這毋寧是很大的悲哀。

在名聲上僅次於傅斯年圖書館的是故宮圖書館。

不過，以藏書之富及藏書之珍貴而言，它似乎還不能與前者相軒輊。雖然它的開架室遠是前者的四倍，而開架書也琳琅地列滿了四周。但如果抽掉中央圖書館出版的「善本書目」中故宮藏書部分，就像抽掉了這個圖書館的骨頭，它必然會癱瘓了。原因是：它在既有的寶藏上不足以炫耀時，又未能在臺灣新出版的書籍上做十足的充實，又以它處在臺北「邊疆」郊區的地位，利用價值便不大。不過話說回來，故宮圖書館

的讀書自然環境是比傅斯年圖書館更好的。以它那足以發人思古之幽情的名字及建築，以它那優越的條件，它都應該是個名實相副的充實圖書館的。

「故宮」除了擁有一宗極好的財產：約七千種善本書外，還擁有一個特別寶藏：清朝的檔案，那是其他圖書館所沒有的。

國立中央圖書館成立的年齡僅次於國立北平圖書館，在目前它應該是全國首屈一指的藏書機構。也因此，我們對它有更多的要求與希望。對於位在偏遠郊區的圖書館，我們往往會因為它的「交通不便」而「原諒」它對新出版書籍蒐羅的不全。一般人也因「交通不便」，往返耗時太多，不會為了一本「非珍本書」竟捨近求遠的跑到郊區去找。因而，一般人便很容易前往南海路找中央圖書館了。

為了做近二十年短篇小說書目，我曾經經劉昭佑先生引進「侯門深似海」的央館書庫查書。對於一個擁有這樣多書的圖書館，我們原不該對它還有更多的苛求。只因它是冠上了「國立中央」，我們便極希望它能更名實相副些。要求它能集全國古今圖書之大成，該不算過分。而在這方面央館是有一些缺憾的，對

於舊版古籍的多寡姑且不論，即以臺灣新版、重印書而言：像四庫全書珍本，書卡上只見初集二集三集四集，獨不見五集，是不該缺少的。至於小出版社出的書，遺珠更多，而開架的參考室實在太小，有許多叢書是應該開架的，像前邊提到的四庫珍本以及方志叢刊等。

書卡的編排也有錯誤的，像四庫全書珍本二集、三集接着是初集再次是四集、五集則付闕如。至於開架書的排列，也有很多令人費解，像「世說新語索引」、「遼史索引」放在目錄室，而其他如燕京學社所出版諸索引又放置參考室。又如「大清歷朝皇帝實錄」置參考室，而「索引」却置目錄室。

有些比較少人利用的地方，像日韓文室，雖然人少，但也應該把新訂的日韓文雜誌編目，列入書卡。

每天進入中央圖書館的人倒真不少，閱覽室可以說是座無虛席。但並不因此而讓人覺得它的「讀書風氣」好，原因很簡單，那些進去看書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重考大學的高中生畢業生，他們都自己帶了高中課本進去念。有幾度形成爆滿的高潮，因而也引起了搶位子的風波。央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早晨九

點正開門時，不先開正門，而開旁邊的側門，由兩個人把守，只開一條容一人走的門縫，請那些守候者排隊依次進入。我也曾參加過那種行列。一進了旁門，所有的人便大跑步進入正廳，有的是爲自己佔位子，有的是替朋友們搶位子，央館還出過一個類似這樣的佈告：每人限佔一位，不得以書本佔空位。

如果早上不能在九點以前先排隊，那麼到了央館正廳，借了書便沒有地方坐下來看書了。我也一度「流離失所」過，便只好站着翻書。當時也有相同情況的「難胞」，正在向「櫃臺」抱怨沒位子，當時「掌櫃」的是個年老的老頭，他很客氣的衝着對方說：「你們年輕人應該站着，有什麼好叫的？像我們這種老人才該有位子坐。」使得抗議的人憤憤不平。記得央館在這種供不應求的情況下，也採取過部分補救措施，即在借書臺前增設一張桌子，四把椅子，上邊放一紙卡，寫着此桌保留等字樣。也就是留給晚到借書人用的。僅只四把椅子，當然還是時常發生「人口過剩」的現象。

有一次，在大專聯考完了的第二天，我去央館，正想這時候總該空下來了吧。沒想到仍然高朋滿坐。

那天中午我在央館福利社啃麵包時，聽見老板娘跟一個女孩很熱絡地聊天：

「妳考完了？一定很不錯吧！」

「不錯的話還會來這裏？」那女孩說：「我考了一天就知道又完了，所以今天又開始來啦！」

倒真是「窮且彌堅，不墜青雲之志」的。

央館應該另闢一處專供讀自己書的閱覽室，現今的閱覽室實在太小，二十張桌子，只容得下一百六十人，一個大圖書館每天裝一兩百人，就證明中國人讀書風氣好了嗎？

做爲一個中國人，我們真希望能以央館而自豪。

臺灣省立圖書館，在臺灣圖書館藏書中，號稱高踞第三位。不久前才改隸中央圖書館，稱爲「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分館面積雖然不比央館大，但四層樓大廈，空間多，有發展餘地。它有幾個別緻的特色：設立兒童閱覽室、青少年閱覽室，及十幾個小間研究室，前二者對少年兒童無異是一大福音，後者對需要利用該館藏書；而又需要特別環境的人，可以闢室專研，尤爲一大善政。可惜我個人住家離分館太遠，始終沒機會利用。

分館藏書也有一個特色：舊籍頗多，另有書卡箱，其中尚有為數不少的日文舊籍，是日據時代留下來的。民國初年出版的書也有一些，我個人最高興的就是在那兒翻出了民國初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印的「儒林外史」，在這之前，我遍尋不着，只在書目上找到臺中省立圖書館有一本，當時還計劃特地去臺中一趟的，後來從繆天華老師口中探得馮大綸先生手上有一本，也須輾轉介紹才能借閱，分館的發現，真是一大興奮。

若論起分館的「讀書風氣」，似乎比央館還差。央館限制了二十歲以上的人才能辦閱覽證，而分館是「巨細不捐」，來者不拒，這固然是圖書館的寬大為懷，也無形中使分館所有閱覽室，都成天在爆滿狀況下，幾乎清一色的是帶着書包的中學生。分館的借書方法也很特別，書可以帶回家，所以，大約也極少人會借了書還想找地方看，也因此它更顯得不像圖書館了。

至於分館的開架「參考室」，並無特色，只有部分常用的工具書及幾套叢書，像四庫全書珍本一至五集，金陵叢書、四部備要，以及明實錄、大清歷朝皇

帝實錄，進館利用的人也不多。

分館地方頗可發展，如果對書籍的收集能有計劃的努力，成為名實相副的第三大圖書館是不難的。

個人做了兩度師大的學生，對師大圖書館使用最多，對它的感情最篤。儘管它的缺點也被我看得最多。但總像是自己出生的家一般，雖然貧窮，仍然愛它。

開始勤於上圖書館，是大二時，那時為了點書，在寢室中總是點不下，老愛東摸摸，西弄弄的，一個晚上點不了多少，於是發了狠，每天最少三小時，只帶一隻筆，一本書到圖書館點書。師大圖書館早在我念初中時，就聽說它的「讀書氣氛」是出了名，幾乎十幾年如一旦，只要一進閱覽室，便聽不到一點說話聲，也沒有人敢打破這個慣例。點書的耐性便是那時磨出來的。只會在圖書館看自己的書，說來還談不上利用圖書館。

一直到做了研究生，有資格進入書庫時，才真的認識師大圖書館。因為進去很方便，一有空便溜了進去翻書，也才知道，真正的圖書館是應該開架的。我想，管理書庫的小姐也許對書相當熟，但並不在行，

有許多書是歸錯了檔，或排置不當的，像小說、散文弄錯了，或書目四散擺置，把各校學報放在「教育」檔內，似乎也應斟酌一下，雜誌分類放入各部，實在也欠妥當。對於雜誌的收集，尚須努力。像「幼獅文藝」這容易收集的雜誌，館裏竟付闕如。

師大書庫一共五層，第一層是「總類」包括雜誌、經濟、法律、社會、國學、教育、宗教、政治、禮俗、語言、物理、化學、生物學，類目繁雜，書却不多。第二層是總類、史地、應用科學、農業、藝術、各國文學、比較文學。第三層是西文書。第四層是日韓文及西文書。第五層是東北大學寄存書及普通本線裝書和報紙。以書的量來說，實在不多。一方面因為書庫太小，新買大套叢書都無立足之地，全被擺在閱覽室，另一方面當然也是蒐羅不够用力。

師大藏書也有它的特色，有一套「東北大學寄存書」，固然是「掠人之美」，舊籍日文書尤為不可多得，像日本詩話叢書，國譯漢文大成正續篇，支那文學大觀、漢文叢書、古典大系、世界短編小說大系、近代劇全集、小泉八雲全集等都極為可貴，可惜保管不佳，大部分已被蛀蟲啃蝕，或書皮脫損。有些書一

抽出來便落下一把像木屑般的紙粉，線裝書尤其需要「養尊處優」，有些書一碰，便像粉般碎了，真叫人心疼。報紙的收集倒相當早，中央日報從民國三十八年，聯合報自三十七年收起。另外，還有一些缺憾，有部分線裝書，根本未加整理，也沒有登錄，繆天華老師為了找舊小說，曾經去翻檢過，找出幾本罕本書來，像清朝嘉慶年間刊印的，藝古堂本儒林外史，便是僅次於臥閑草堂本的第二古本。類似這些書，讓它湮沒不彰，不知是誰之過？好的是繆老師特別向管理員聲明，這些都是珍本寶貝，因此管理員便把它鎖進了特藏組保險櫃。等到我去借時，已經變成「珍本特藏」，左也借不出，右也借不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調出來一個月。

師大開架參考室分割成兩部分，一個遠在東邊，一個屈居西隅，遙遙相望，不注意的人，根本不曉得西邊另有天地，這真是一大缺失。

一般參考室陳列的都是工具書及參考書，師大參考室雖然不大，但什麼都有，有索引、書目、辭典、類書，也有幾套常見的叢書。比較可貴的是，叢書集成初編，已在許多地方見不到了。室內陳書雖然大部

份有分類排列，但我們也可以發現「國學論文索引」居然跟「文學論文索引」擺在不同邊的架子上，「文選索引」跟「世說新語索引」也遙遙相隔三張桌子。頗使人費解的是，每逢寒暑假圖書館必然會有一陣子高掛「整理圖書，暫停開放」的停館牌子，也許真的用心整理過了，所以每隔一段時間，館裏就會來個大搬家，或把一套雜誌搬走，換上一套叢書。我們相信圖書館的性質並不同於故宮展覽古玩一般，每個月都要換上換下新陳代謝一番。至於書的擺設位置，也喜歡調動，常常把這一批書從這個架子搬到另個架子上，使得找書人爲之失措。

雜誌的處理，也實令人惘然，部分雜誌像大學雜誌、出版月刊及部分學報，擺在西隅參考室，另一大部分則擺在書庫。在書庫內的也分兩部分，有的在在一樓，有的在二樓。而陳列在閱覽室四周的幾套大部頭書，如四部備要，中國方志叢刊以及東方雜誌，四庫全書珍本等，不能列入參考室或書庫，徒做擺飾，實爲一大憾事。

總之，師大圖書館的空間，跟師大的年齡以及它的學生人數都不能成正比比例。師大目前正在大興土木

，只不知那一年才輪到圖書館。即令不能馬上重建，也該把一、二樓閱覽室全部改成參考室，另闢幾間教室做閱覽室。即令這樣，跟臺大研究圖書館及政大資料中心比來，仍然相形見拙呢！

當我們走進臺大研究圖書館時，才會感到：這好像個圖書館。只爲了這一點，偶而心裏竟會泛起「投錯胎」的感覺。這自然跟臺大不像政大那麼歡迎外人的介入有關，好不容易，我才申請了一張爲期半年的閱覽證。

臺大也有總圖書館，各系還有系館，各系藏書，就一個系來說，已相當不弱。而總圖書館，因爲大部分書被搬到研究圖書館，已顯得相當空虛，在總館的卡片箱裏，只有書名、作者卡，却找不到分類卡，很可惜。一般新出版的書籍、雜誌，都保存在總館。研究圖書館人爲的讀書環境實在非常好，參考室書庫全部開架，第二層的參考室，不但空間大，光線好，坐位多，參考書也不少，幾套大部頭書，像四庫全書珍本凡五集、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國學基本叢書，叢書集成續、三編（不見初編，甚爲奇怪），萬有文庫叢要，類書叢編及佛道藏經，頗爲壯觀。至於書庫，

共有六層：第一層是普通書籍。第二層是線裝書籍，列有久保、烏石山房文庫，古今圖書集成、四部叢刊、方志及民國以來的線裝書。第三層是西文期刊。第四層是中文期刊。第五層是日韓文期刊。第六層是報紙。每層書庫都有十幾張桌椅，排列在窗邊，供閱者使用，實是一大惠政。記得我初入師大總館書庫時，拿本書，站、坐、蹲、踞都不是，不能久讀，終於在角落找出兩張桌椅，才像發現新大陸般，樂不可支，許多東西真是容易相形見拙啊！

臺大研圖館書籍有幾個特色：它的書目及索引，收集相當廣，又都能集中放置，給用者方便不少。它的雜誌蒐羅多，也比較全，對於新的日、西、中文雜誌及書籍，都能注意添購，是個「古今中外」相當並重的圖書館。它的日韓文書目索引，雖比不上央館，但雜誌及書籍，是臺灣各圖書館之佼佼者。另外，它還擁有兩套線裝文叢：烏石山房文庫及久保文庫，保存了許多偏僻珍貴的文集。

第一層書庫是一般書籍，因為類目太多，所以不易面面俱到。有幾套小叢書，像人人、三民、正中文庫及文星叢刊、小學生文庫等，但中間缺漏不少。大

部的像百部叢書集成等，頗為壯觀。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除了對舊籍的保存外，臺大研圖館也很注意新書的搜購。像日人著作就相當注意，幾套工程較大，裝潢精美的，如吉川幸次郎全集、中國古典文學大系凡六十卷。漢詩大系，收集頗廣，從詩經到王漁洋及歷代名詞選。又如中國詩人選集正續編，是從詩經到黃遵憲，這些書都是近年出版的，像後二者都在一九六〇年左右出版，都是有關中國文學的書籍，只有臺大才有。此外像香港龍門書店出版的「文學年報」論文分類彙編，及中國文學研究，都是大陸淪陷以前出版過的舊雜誌彙編，都能適當地買來，足見用心。

書籍的歸檔也不免有錯誤，像立志文叢的「秘密」是現代短篇小說，居然一本孤另另的跟「歷代詩畫家詩文集」一起，書本上的編號，兩者也極接近，奇怪的是，立志文叢在書庫裏沒有看到。

真爲臺大研圖館的「將來」耽心，因為它的書庫快放滿了，當初建築時應該多建幾層的。

政大的社會科學資料中心改建之後，氣宇軒昂，一下子，幾乎超越了臺大的「研圖館」。在建築上，

它有四層樓，每一層都極為寬敞，總共約二十七個圖書室，每個藏書室也都有相當的空間，全部開架，它的藏書年齡似乎不及師大臺大，但是前途樂觀，有「發展」餘地。可見創辦人的眼光、魄力。

資料中心圖書室多，收藏圖書也很特別，跟師大臺大迥然不同，例如它有會計、統計、財政、經濟、教育、心理、邊政、外交、政治等資料室，都是相當專門的學科資料室，此外，還有大專聯招資料室，及美國政府出版品社會科學資料室，也很特別。又如天放先生圖書室，捐贈圖書室，都富有紀念價值。全館大體而言，泰半都是西文書，至於文史方面的書，有文史資料室，普通資料室，藏書不多，不能與師大臺大相頡頏。

圖書室多，分類反而不容易，像「文史資料」跟「普通資料」，其區別便很曖昧，其分類擺置便很容易混亂。即令界限分明的如「邊政研究室」陳列了「民俗叢書」「史學年報」「百納本二十四史」及「東洋學報」便很令人費解，前三項應該置於文史室，而第四項應置期刊室的。

期刊的陳列，似乎可以仿照臺大，依筆劃次序編

排，一目瞭然。至於學報擺置之雜亂無章，那幾乎是所有圖書館都有的毛病。

政大資料中心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它備有中英文微捲及放映複印工具，並編列了兩本「政大中文微捲期刊論文目錄」及手抄「小說月報」目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英文期刊目錄。提供了部分早年不易見的像「小說月報」、文瀾學報、新青年、獨立評論等期刊，無異是一大福音。我們相信微捲的數量，也會繼續充實。微捲放映室設備很好，有放映機有複印機，據說這種機器臺灣公立機構，只有臺大地政研究所有一臺。我曾經在那兒複印過一次，因為極少人看、印，所以機器極少動用，紙張都已潮濕，印的時候報銷不少紙，最後印出來的效果仍然欠佳，但卻別具風味。那天印的時候，中心主任還特地跑來看。微捲室有冷氣機、乾燥機，都是為了保護機器而設備的，主任頗自豪的解釋着。我們也覺得他有這種魄力，的確值得自豪。

微捲資料的整理可能是找工讀生做的，「小說月報」失之簡略，而「中文微捲期刊論文目錄」也有部分錯誤，像「國立北京大學社會科學季刊」其保存數

捲是從第一卷一期至復刊後六卷三期，（民國十一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冬），而總目錄上却錄爲「復刊一至二卷」。（民國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

政大也有總圖書館，學生似乎比較習慣於去總館。總館的書很遺憾沒有機會進去參觀，但從「國立政治大學中文圖書目錄」上看來，似乎還待充實。在總館的書卡箱中，卡片排列甚亂，一般而言，圖書館中文書卡的排列，首先以書名或作者首字之筆劃多寡爲先後，筆劃相同時，則以首筆點橫豎撇爲序，該館雖然也這麼做，但第二步，首字相同的，還要依第二字起，逐字再依筆劃及母筆相比，以定先後，該館似乎忘了這一點，查檢起來，徒增許多麻煩。

很遺憾的是，還有許多大學圖書館不能遍訪，只好俟諸異日。

我曾經對中學圖書館發生過興趣，雖然它的藏書必然極少。但自從我在一女中國書館翻出幾本民國初年上海印的「小說與戲劇」、「文學源流」及「儒林外史」後，便開始打探一些「老中學」的一些老書。可惜學校本身並不重視它，任它發霉生蟲。

中學圖書館還有一些很奇怪的現象，對於新出版

的書籍，不大有興趣，倒是買了一些像四部叢刊、兩京遺編、東方雜誌等硬書，學生固然不可能消化它，教師利用它，如果不嫌偏僻也嫌少了些。何不把錢用在充實學生的小叢書上？

臺北有幾個小型圖書館，也很值得注意。像道藩圖書館，雖然不大，但有它的特色。它也是採開架式，以新文藝方面的書爲多。雖然不全——離「全」可能還有一大段距離。但是它有許多早年作者寄贈張道藩先生及張先生自己保存的書，是中央圖書館或其他地方所沒有的。我個人最後補充「小說選集」的資料，就是大部分來自這裏。此外，它還收藏了李辰冬老師從南洋帶回來的一批有關文學批評方面的原文書，知道，而能來此利用的人似乎不多。一般到「道藩」去的人，都只是看看報紙、雜誌及小說。因爲它也不限制閱覽者的年齡，所以有許多中小學生，也喜歡進去看看。

王雲五圖書館也是剛成立不久，雖藏有中外圖書約四萬冊，參考書三百種，因爲幾乎全是央館或大學圖書館已具備了，所以特地跑去那兒借書的人不會多。倒是尚未整理好的兩百多種中外雜誌，可能收有在

別處不易見到的，那麼它的價值必然極高。

耕莘圖書館，也是一個小巧的圖書館，收藏圖書泰半是洋文，書卡也全用英文整理排列。它的藏書不算富有，但都不「通俗」，所以，對於我們想找的任何方面資料，大約都不會空入寶山。此外，它還有一些私人整理的論文剪貼，分類收集中外資料，精裝成冊，它雖然不一定是「集大成」的，但總會使人有意外收穫，這是極為可貴的一點。

美國新聞處圖書館，頗類於耕莘，它的特色更鮮明：全部外文書籍。（極少數的中文書只是點綴而已），不過它的藏書實在是不够多。它也有「一點英文微捲」，及一部微捲放映複印機。比較特別的，是它還有一「電視錄影帶」的播映，讀者可以選擇登記觀賞。

對於這些小型公共圖書館，由於先天條件的限制，自難與公立大圖書館相頡頏。但要出奇制勝也不是難事。我覺得小型圖書館應建立「特色」，像道藩圖書館，大可以盡力充實新文藝書籍，如果辦不到，可以縮小範圍，充實民國以來的雜誌，如果它擁有十全成套的各種雜誌，豈不也有大圖書館所不及的地方？

從牯嶺街搬到光華商場的舊書攤，如果也算是個

「圖書館」的話。那麼這也是個掏寶的好地方。我曾經在那兒買過一百五十元一套的全新線裝影印北宋景祐監本史記。另外，我手邊還擁有五六十本，從舊書攤選來的老書局之古典小說；像上海的廣益、春明書局、廣州的民智書局及香港的鴻文等書局。版本固然都未必是上選，但大多是時下已絕版的了，才越發可貴起來。

也許因為搬到光華商場，總覺得特地花時間跑去逛，不如以前偶而經過逛來得興緻淋漓。有時還會覺得，老板們的情緒也沒有以前好。記得前一陣子，為了查近二十年短篇小說時，曾經拖個朋友一道去逛，邊逛邊抄。有位老板娘看着我們只抄不買，頗為不高興。只好轉移地盤，到隔壁去，當時一邊翻書一邊看雜誌，便把抄的紙張擺在書架上，也許太用心了，翻完了一本後才發現紙張不翼而飛。遍尋不着只好作罷回家。記得當時有本選集「道南橋下」是我尚未收錄的，竟使得我耿耿於懷，坐立難安，第二天，一個人跑去重找，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果然翻出來了。後來，在中央圖書館分館，也找到這本書，不禁莞爾。舊書肆全是舊書，有特別的風味，可惜的是市儉

氣太重。遠不如最近在信義路文化大樓的「黎明讀者俱樂部」來得可愛。黎明也賣書，但店員從不虎視眈眈的，還有桌椅可以坐下來看書，像圖書館又像書店，實在不可多得。

臺北的圖書館，當然也還不止這些，像前邊提到的中央研究院，就不止一個傅斯年圖書館，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我所了解的範圍，還是限於文史方面。

圖書館依其性質不同，收藏書的原則也不同。像大學圖書館便以大學各科系參考及研究所需要為主。專門圖書館則專藏某一種學科，或某一問題的資料。而國立圖書館則無所不包，它除了匯集全國文獻，搜羅世界名著，典藏國家珍籍重典外，還要編印全國總書目，及特種書目，像官書目錄、期刊目錄、善本書目等，可謂任重道遠，而無論如何，任何一種圖書館，應該都是充滿生氣的機構，天天有新血補充，有新資料編出來。一個圖書館最起碼的工作，是把該館現有藏書，做個分類書目，目前臺灣有少數圖書館做了，但沒有一本做得「周到」的，所謂周到，是應該把圖書的作（編）者，出版年月日、版本來源（所依據的

版本）、冊數、版次、頁數及長寬度、有無序跋鈴記，都交待清楚。相信這種要求並不過分。在我所翻檢過的書目中，只有韓國的奎章閣圖書館做得完整。另外，也應該把該館收藏的雜誌做個論文分類索引。而對於買不到的珍本書，圖書館應該可以向他館甚至國外複印保存下來，對於每一本入館的平裝書，爲了保存長久，都應該精裝起來的。對於國家圖書館，我們有一個極迫切的希望，每年出版一本完整的「全國出版分類總書目」，這種工作，在國外圖書館已是充份必要的工作之一了。目前中央圖書館每年也曾提供一本圖書目錄，但是否能參照取擷一點外人的長處加以改進？比方說，日本每年由國立國會圖書館編印的「全日本出版物總目錄」便是相當完整的書目。

學問絕非囊中物，可一探而取，固然關係個人主觀、天生的稟賦及後天治學方法的訓練，和長久的孜孜專研精神，但也關係客觀的設備：像完整的圖書館、工具書等。古人以腹爲笥，誠然偉大，但在今日無法、也不必效法，臺灣的經濟能急起直追國際水準，誠爲可喜可賀，但在世界的學術地位，似乎並沒有以前來得高，寧能不自省自勵？